



空村

朱崇山 涂俏◎著

一部潜流汹涌的边防小说
一个无人村庄的自我救赎

触摸思念的生命，追寻未明的未来

小说取材于真实的采访素材和边防档案

生动再现感人至深的知青故事，献给心系故土的离乡游子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空村

朱崇山 涂俏◎著

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村 / 朱崇山, 涂俏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5. 3

ISBN 978-7-5360-7448-4

I. ①空… II. ①朱… ②涂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24477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杜小烨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陈诗泳
装帧设计: 刘红刚

书 名	空村 KONG CUN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开 本	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6.875 1 插页
字 数	140,000 字
版 次	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前 言

一条小河，依旧隔着两个世界。

这边蹚过浅浅的河水，墙上岸就是香港地了。

当年这边穷，太穷了吃不饱饭。便悄悄过河去，是谓逃港。过河的人多了，是谓逃港潮。于是动用所有力量，堵截禁闭关押，都无济于事。年年逃月月逃日日逃，人走光了剩下一条空村，是谓鬼村。因为无人。

界河成了生死河，空村成了鬼村。

他一个人，带着一个孤儿守望着空村。守望着静静的小河，静静的村巷，静静的空屋，还有孤寂的土坟……

赚钱的是红，亏本的是白；红的亏了是白，白的赚了是红。世界就是这样的一正一反，反反正正都是人说的。

自由澎湃的旋律，就是逃的忧伤、逃的冲刺、逃的奔突、逃的呼唤、逃的死亡、逃的希望……

空 村

窄窄的界河静静流，悄悄地穿过两个世界。

河这边是西岭村，河那边是香港新界。

西岭村有五十户人家，田地、山坡、鱼场，还有上百亩插花地在河对岸。早年，过河耕作，探亲访友，买卖往来像赶集般自由热闹，无拘无束。西岭村人气旺又分出了一个下村，西岭下村。西岭村有上下两个村。小河就是小河。

一九五一年夏天，对岸宣布封闭边防。之后筑起了一道铁丝网，三米高，延绵几十公里，出入往来凭通行证。小河就是界河，名副其实的界河。

世界从此多了一个品种，界河界墙和分界线，绝对禁止往来的分裂线。相互冷眼冷言冷语冷战，出现了一个冷战的世界。人心也变得冷了。

冬日，天变冷了，风停了，天却更冷了。界河寂静，边防线上死样的寂静。

河对岸悠然地散发出一缕香味，白饭香肠还有花生油的香气，陈香淡香又是浓香。诱人极了。人们的眼光就随着这缕淡淡的香味，朝向河对岸了。

社会时兴对比，新旧对比，两个世界对比，天堂地狱对比。村人感受的是实实在在的肚皮对比。饿了就自然而然地想起那缕诱人香味，河对岸那缕白米饭香。于是便有人悄悄地过河去了……有人逃港了，一个一个地逃过河去了。

逃呀，逃呀，逃了八年十年近二十年。西岭村只剩下肖超和村长，一个人的村庄，一个村长的村庄。孤零零的一个人。西岭下只留下五岁的小青牯，跟着一只小黑狗，一个孩子的村庄。孤独呀，世上少见的孤独。

浑身湿透的小青牯见着肖超和，扑地一下跪下来，抱着村长的双脚说：爸爸说找肖叔叔，喊他爸爸！说着喊声爸爸，泪如雨下。孩子双亲都过河去了。肖超和搂着孩子哽咽着说：青牯，起来，有爸爸疼你……从此父子相依为命。

一个孤独的村庄，一个孤独破碎的家庭。世界还剩下些什么呢？除了孤独还是孤独。

……

—

清风拂面，青草萋萋。

肖超和站在河边，望着远处天边的白云，惆怅孤独地望着。

望着盼着，他的目光停在河对岸光秃秃的山坡上。只望见山顶上插着两色的米字旗的漆绿色的碉堡。她呢？连个影子也见不着。

山脚下一辆黑色的巡逻车，沿着狭窄的公路缓缓而行。

他依然惆怅地望着盼着，盼望着她的出现。

他两眼惺忪。昨夜睡不好，睁着双眼直至天亮。他想着她，担心她疼着她，此情绵绵无绝期。

昨日上午，秀芹从插花地来电话，说她今早来电话说：我结婚了，我结婚了，请告诉他俩，肖超和跟易天乐，别了，永远地别了……电话是从美国洛杉矶打来的。

这讯息犹如晴天霹雳，心胆俱裂，天旋地转。他惊呆了，脑子空空的，愣了半天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他不相信，决不相信！然而电话确实是由她打过来的。

她，何静江。他俩是省城下来插队的知青，满腔热血理想抱负，为农村广阔天地献身的一对恋人。世界是一个光明美好的世界。没想到下来没多久，上面来了个通知，因时局关系清理边防。凡是广州下来的知青一律转移到海南岛，除了同本地人结婚的以外。石破天惊，人心惶乱。人们心碎了，我爱祖国，祖国不信任我。怎么办？他俩相对无言，泪流成河。

他俩商议了又商议，直至天亮也没个结果。

他说到海南岛算了，话刚脱口就知道说错了。她死也不会去的，她妹妹初中毕业到海南岛农场插队，给场长糟蹋了，死不见尸。她恨死海南岛了。回广州避避风头再算罢！可惜上月她姑姑过世，广州的家没了，没人了。那就过河去吧！他不愿意。他得守村，守着这个空村，好等村人回来。因为他是村长，守村有责。这是条空村，你只是个空村长。我承诺过要守村。人都走空了你向谁承诺？我对自己承诺。天呀，已经是什么时候了，还谈承诺，守村有责？

她哭了，伤心地哭了。她心里明白，他不会跟她过河去的，现实情况也不允许他过河。他父亲是邮电工人，根正苗红。他又是知青模范，政治边防英雄。一旦过河，香港报纸头条新闻：边防英雄逃港。影响极坏，不堪设想。

怎么办？想着想着，他俩又抱头痛哭了。真的是天有绝人

之路？

她已经是走投无路了。

“我嫁人去！”她满面泪痕。

“嫁谁？”他吃了一惊。

“易天乐。”易天乐是她所在罗岗村的村长支部书记、民兵营长。十七岁的年轻小伙子。

“这，这怎么可以呢！”他惊喊了起来。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，怎么办呀？”

他哑口无言。他又能说什么呢？此刻他才真正感到自己的怯懦无能，一无是处，连自己心爱的人也保护不了。

他木然，整个人都麻木了……

她默默地落泪。只一夜之隔，她漂亮的脸蛋消瘦憔悴了，眼睛也陷落了，整个人都显得干巴了。她心乱如麻，心碎了。

“对不起，我是个懦夫……”他搂着她哽咽地说。

“不，你是对的，你守村，尽职尽责。”她突然昂起头，望着他说。他的守村有责的行为一直在感动着她，正气凛然，顶天立地。她从心底里尊敬他。

“那你呢？”他凝望着她。

“我最大的心愿就是陪你一起守村，做一个空村的守望者。可惜连这个心愿也失落了。”她悲伤极了，“你走吧，放心地去吧，我会代替你守村的。真的！记住到了海南岛给我来信。”说着她搂着他深吻着。

“我嫁人去！”她转身愤然地走了。沿着暗黑的村边小路。

……

“我嫁人去！”是她说的最沉痛的话。

“我是懦夫！”是他说的最沉重的话。

“守村！”是他俩的心愿祈望祝福。

一切一切都溶落在沉寂的黑夜里……

昏暗中她踏着小路回罗岗村去。后天就是赴海南的限期了。她得今晚拍板，明日结婚，有幸渡过这回苦难。时局艰险。她已心烦意乱，无所适从了。一个十八岁的姑娘，承受着整个时代的重负。她想起了白天同易天乐的对话：等他动身去海南岛时，你会嫁给我的。你太天真了！天真的是你。此刻她才明白自己失误了。自己太天真了。

入村，她找着易天乐。

“我嫁给你！”她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他愣住了。

“我嫁给你！”

他立刻想起了肖超和。替他难过。时局残酷，残酷啊！他又能做些什么呢？

他稍微定神，立刻写个结婚申请报告，往镇上公社跑去。

回来时，他垂头丧气，双手垂落。公社书记批示，家庭关系未清，不妥。

“我倒霉透了！”他说。

“命里如此。”她淡然道。她早预料会有这一天下场的，只是没想到会出现在今晚。

他清楚，她爷爷是辛亥革命烈士，她奶奶是同盟会员，登

记表记下的却是国民党反动党团。这太冤了太不公正了。什么关系不清楚？

“我找包书记！”他说，包尚田，县委书记。

到县城有四十分钟的路。

回来时，他兴高采烈，满头大汗，满面红光。书记指示：“结婚自由，你俩愿意就好。”

他来到她家门口。灯灭了，门虚掩着。来晚了，她跟秀芹过河去了。

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

时局残酷，时局残酷啊！

一声时局关系，成千上万的人就在这时局声中消失了。

据说大部分知青逃过河那边去了，一部分返广州家里避风头，待局势平静才又陆续回到村里。

一场风暴就这样吹过去了。

第二天，肖超和正要起行赴海南岛。上级军区有个通知，批准让肖超和留下。大抵是因为他是政治边防的英雄典型。大事，值得庆幸的大喜事。他急忙来找易天乐，要他还她给自己，大声喊道：还给我呀！唉，为时已晚。他依着他身旁，垂头丧气地站着。

肖超和啊！他什么也没有了，只剩下一个心愿，守村。守望好村子，等村人回来。这也是她的心愿。她跟他一起是空村的守望者。

她过河去了，先住在表姐家里。之后便到美国洛杉矶见爸爸妈妈，一家人抱头痛哭，三口人团圆了。之后她入了加州理

工学院。

她一直郁闷忧愁，总是惦记着他俩，两个曾经共生死同患难的朋友。她想他们，但又不敢去个信通个电话，怕拖累了他们。时局险恶啊！

下课之后，她躲在宿舍里，总不出门，在封闭自己。同宿舍的一位英国姑娘，她是在柏林墙边长大。两人见面常聊及界河界墙的事，有共识同感，话颇投机。她谈了自己的遭遇困惑：“我爱祖国，祖国不信任我。”英国姑娘感慨地答道：祖国被垄断了！然后她深有体会地对她说：“祖国是你自己的祖国，祖国永远爱你，永远信任你！”对了，祖国是自己的。说得太深刻了，太令人震撼了。她顿悟，明白了，超脱了。

次日，她给秀芹去电话，说她结婚了。说一切不幸都过去了，她也不会再连累他俩了。她明白，逃港的路是叛国投敌。她回不去了，那就从此消失吧！见鬼去吧，讨厌的时局关系！

他默默地站在河边。太阳已高高地照在他头上。清清的河水静静地流，一直流入大海里去。他的心也跟着河水漂洋过海去了。

他想过了，也理解过了。她只能这样做，她不想再拖累他俩，她要垂头开始走自己的路。她已经厌倦这边的世界了。然而，她没有顾及他多么伤心内疚后悔，永远的责难遗憾。伤害了的是一个心灵世界。

心灵的眼泪是最伤心的眼泪啊！

他默默地承受着一切的不幸。

二

西岭村很静。白天静，夜里更静，静得一个人影也不见。

小青牯很懂事。白天出耕，晚上巡村，他都跟着肖超和。跟前跟后地喊爸爸，亲昵昵的，只是晚上睡觉，孩子就想妈妈，要留在西岭下自己家里，睡在妈妈的大木床上。这孩子很怪，胆子大不怕黑。他说妈妈不怕黑我也不怕黑。这样肖超和也就成全了孩子的心愿，让他留在家里。也不失去个锻炼的机会。

今晚，灯光下，他抱着青牯，陪他坐一会儿。

房间颇宽落，一切依旧。一张有床架的老式大床，一张书桌，墙上挂着方田叶月茹的结婚照片。书桌上玻璃下压着三个人的全家福，小青牯坐在中间。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。

“爸爸，我想妈妈。”青牯望着墙上妈妈的相片说。

“妈妈会回来看青牯的！”肖超和说。

“不。逃港不得回村!” 孩子突然地喊道。

“妈妈是过河探亲呀!”

“探亲?”

“就是过河做工……” 他安慰他说。

“……”

“妈妈是好人，青牯是好孩子。”

孩子点了点头，安定了下来。

“妈妈说，你是大好人。一村人都过河去了，只你一个人留下来，守村，给全村人守村。你是大好人大英雄。” 青牯说得高兴。

“我是村长呀!”

“村长不能过河吧?”

“……”

孩子又说：“爸爸最相信你，他交代我，有难找肖叔叔，喊他爸爸。我有两个爸爸。”

妈妈爸爸，说着说着孩子就在他怀里睡着了。

他很感慨，也很惆怅。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破散了。

方田，孩子的亲爸是村里的民兵，聪明伶俐，身体健壮，农活也干得很出色。那年收成不好，又是瞎折腾的运动，眼见年运欠佳。他未雨绸缪，在屋后的山坡上开了两分荒地，插上了薯苗。等收成时碰上上头要清查开荒地，抓个正着。开私荒是犯法的。批斗没收还给除名民兵，这一招太狠了。禁区男人就少，青年更少，属稀有品种。赶不上民兵的青年是很没面子

的。从此方田低头走路，不敢见人，越来越消沉了。妻子月茹虽说乐观豁达，但也感到低人三分，面上欠光彩了。

闲着无事，方田又手痒痒。趁月夜跑到鱼塘边，盯着池水里冒着小泡泡，悄悄地潜水下去，手疾眼快，逮着了一只水鱼。白天抓鳖已属难事，夜黑抓水鱼更是难上加难。他就有这一手绝招，百发百中。

月茹舍不得吃，他便悄悄地拿到市场上卖。不幸给市管员逮着了。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上偷窃公家鱼塘，这罪不轻。当场批判交众之后回村里再检讨。这一来，方田里里外外不是人了。

月茹眼见丈夫落魄，难过得掉泪。要不是她图点钱财，水鱼吃到肚子里不就平安大吉了。真是祸不单行。乐观的月茹也变得愁容憔悴了。

她是村里的宝贝，人长得端正丰腴，一双大奶子在红色 T 恤下耸动，性感迷人。天性开放浪漫，惹人喜欢。同人们谈得兴高采烈时，她会给你一个拥抱。一双大奶子压着你的胸脯，柔软软的热。小伙子们都喜欢亲近她。有人看错了眼，以为有机可乘，竟自负地上去拥抱她。她手一推并横掴给个响亮的巴掌。嘿，姑奶奶是不好惹的，身正影直。从此，大奶子名声在外肃然挺立。她在村子里活得潇洒活得正派大方。她是西岭下村留下来的最后一户人家。

哪想到月茹一家也要过河去了，却又遗留下个小青牯。

那天晚上，肖超和照例巡村。村子黑黢黢的一片，只有月

茹家还透出点灯光。屋里没人，只见柴房的门开着。往里一望，小青牯躲在柴草堆里。见着他就抱着痛哭。他急忙抱起孩子，坏了，身上湿漉漉的。急忙烧水让孩子冲个热水凉。然后把湿透了的衣服洗洗。在衣袋里发现个字条。写着：找肖叔叔，喊他爸爸！是方田的字迹。算是临别托孤的哀书了。他心细，预防孩子跟着过河有闪失。

青牯呢，他记住两句话：“妈妈说你是个大好人。”“爸爸最相信你！”然后又笑了起来说：“我有两个爸爸！”喜形于色。

他高兴，当上了个未婚爸爸。

事后，青牯领着他跟着的黑狗来到小河边，指给他看，昨天夜里就从这里过河。他一望心里明白，河对岸铁丝网下，浓密的草丛底下暗藏着一道小水沟，可以通到山坡脚下，过了小山坡就是往插花地的小路。沿路没有岗哨，算是最安全的通道了。

小青牯记性好，他说爸爸拉着我爬过小沟时，水沟狭窄我只好跟在后面，一不小心便滑下去了。黑洞洞地爬不上去。我不敢哭也不敢叫，妈妈交代过河时死也不要哭死也不要喊妈。好在小黑狗带着我往回走，爬了回来。还说要是下一回过河我才又不害怕了。

他听着孩子说，心酸了滴下了眼泪。唉，一对粗心大意的爸妈。也难怪呀，都没有经历过。头顶上还响着巡逻车亮着探照灯还有巡逻的狼狗呀！

“青牯，有爸爸在你用不着害怕了。”他搂着孩子说。

孩子的童年就这样在不敢哭不敢叫的黑洞洞里度过。